



蒙古民族宗教文化

铁达庆巴图 编著

文物出版社

主编助理: 张 彤

绘图指导: 贾一凡

摄影:

孔 群 鄂 博 庞 雷 塔 拉 苏婷玲 吴运生 陈丽琴

绘图:

纪 烁 陈丽琴 陈拴平 陈广志 陈晓琴 武 鱼 阎 萍 王利利
徐亭明 刘利军 钟利国 包灵利 田金芳 杨 慧 高 娜 张利芳
袁丽敏 任波文 苏雪峰 张世喻 田海军 郝水菊 范福东 郭 宝
郭金威 王喜青 娜日丽嘎 王明月 史瑾莎 李 瑞 郝振男

责任印制 陆 联

责任编辑 贾东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蒙古民族宗教文化 / 铁达, 庆巴图编著.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8.1
(蒙古民族文物图典)

ISBN 978-7-5010-2200-7

I. 蒙… II. ①铁…②庆… III. 蒙古族—宗教文化—中国—图集
IV. B928. 2-64 K281. 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63899 号

蒙古民族宗教文化

铁 达 庆巴图 编著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北京文博利奥印刷有限公司制版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89 × 1194 1/16 印张: 21.25

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10-2200-7 定价: 240.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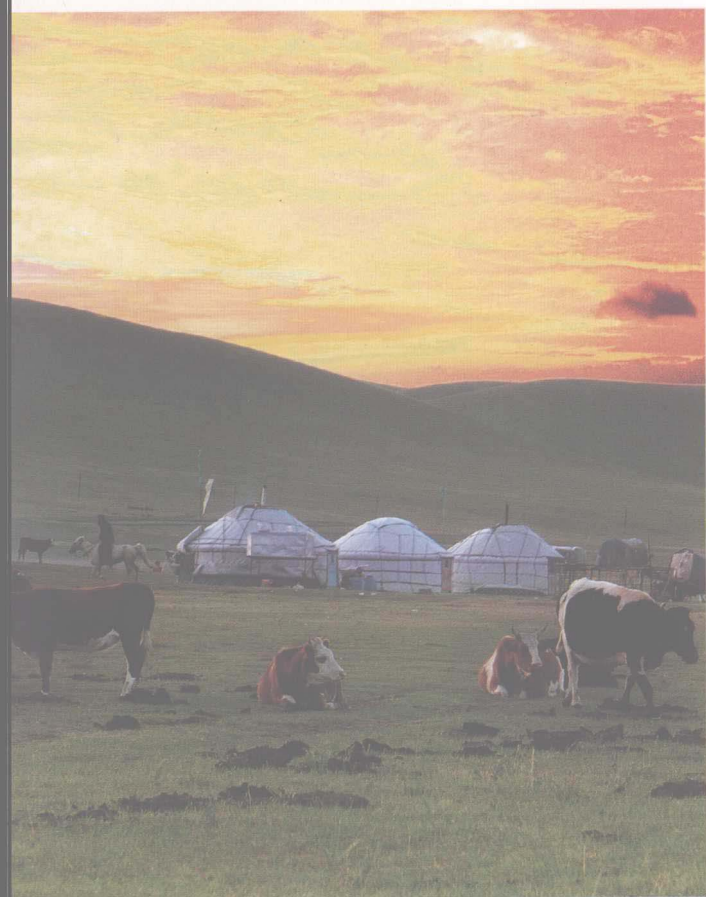
《蒙古民族文物图典》

策 划：刘兆和

主 编：刘兆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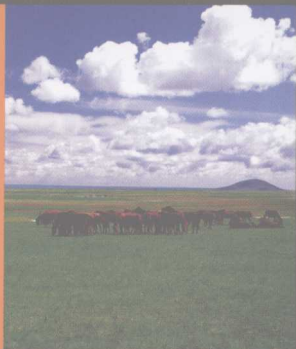
副 主 编：王大方

邵清隆





序言



中国北方草原,雄浑辽阔。曾经在这里和目前仍在这里生活的草原游牧民族,剽悍、勇敢、智慧,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乃至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在中国域内恐怕难以找到一块没有受到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影响过的地方。不仅如此,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影响,也令人瞩目。这其中,影响

最大的当属至今仍生息在这块草原上的蒙古民族。

蒙古民族从成吉思汗统一北方草原诸部落起,至今已有800多年历史,在继承古代草原游牧文化的基础上,以广阔的胸怀大量吸收欧亚诸民族文化,把草原游牧文化推向历史的辉煌顶峰,创造了适应于草原自然环境,深刻反映在政治、军事、生产、生活、娱乐等各领

域中的独具特色的文化形态,即我们所珍视的草原游牧文化。草原游牧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百花园中的奇葩,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难得的珍宝。

毋庸讳言,随着现代工业及交通、通信和计算机网络等现代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草原游牧生产方式正在迅速消失,其传统的文化形态也正在被新的文化形态所代替,这是不可逆转

的趋势。因此,草原游牧文化正在成为或部分已经成为文化遗产了。正因为如此,它的价值也更加凸显出来。

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都是在其特定的自然环境和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其民族的灵魂和血脉,是维系其民族存在的精神纽带,是其区别于其他民族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

的标志。所以，现在世界各国各个国家都在努力保护本国的民族文化。在我国北方草原游牧文化正在发生嬗变之时，这套《蒙古民族文物图典》的出版，无疑有着极高的价值。世界上蒙古族人口有900余万，600余万在中国。其中在内蒙古生活的蒙古族有400余万人。而到目前，对蒙古族的鞍马、服饰、毡庐、饮食、游乐、宗教等民族文物，比较系

统地用测绘描图等科学方法研究记录并出版，在世界上尚属首次。这是对蒙古族文物的一项成功的抢救保护措施。这套图典中收录的民族文物，在蒙古族各部落的文物中具有典型性、标志性。它继承了我们优秀的民族文化，承载着愈来愈加珍贵的众多信息，在未来我们生产、生活和文化艺术活动中对蒙古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

承，可能会起着像“字典”、“辞典”一样的作用。

这套图典对蒙古民族文化的研究和保护，采用了一种新的视角和方法，对今后的研究工作可能会有引导和借鉴作用。所以，当策划开展此项研究时，我就是一位热心的支持者。认为这项研究及图典的编纂出版，对我国巩固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对我们未来的文化发

展，都有着积极意义。《蒙古民族文物图典》的出版，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和政府对保护民族文化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者对研究和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奋斗精神。在图典出版之际，我谨向从事这项研究的同志们所取得的成果表示祝贺，也祝愿图典为祖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发挥应有的作用。



目录

序言

乌兰

绪论 蒙古民族的信仰与崇拜 · 1

壹 萨满教的古老信仰与崇拜 · 21

早期蒙古人的信仰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萨满教。萨满教是蒙古草原上最古老的宗教,源于游牧民族对自然的崇拜,它支配着人们的思想以及生产生活方式,协调着人与自然的关系。



- 一 蒙古草原的自然崇拜 · 22
- 二 图腾崇拜 · 24
- 三 祖先崇拜 · 28
- 四 长相各异的翁衮 · 32
- 五 祭祀 · 42
- 六 草原上的敖包 · 50
- 七 萨满作法以及法器 · 54

贰 喇嘛教与蒙古人 · 77

佛教在吐蕃流传过程中逐渐衍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13世纪初,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族统治者,统一了当时游牧于蒙古高原上的各蒙古语族部落,建立了蒙古汗国。



- 一 政教合一体制下的宗教政策 · 78
- 二 喇嘛教经典 · 84
- 三 查玛面具与服饰 · 94
- 四 喇嘛日常服饰 · 124
- 五 喇嘛用具 · 140

叁 喇嘛教佛具 · 157

藏传佛教法事活动中使用的器物种类繁多,具有浓厚的神秘色彩,每件器物都有其不同的宗教含义。从器形上看它们都是藏传佛教供奉的圣物,而且都是宣传宗教教义的一种工具。



- 一 悬张的佛具 · 158
- 二 陈设物品 · 166
- 三 装饰供品 · 178
- 四 持验物品 · 194
- 五 作法乐器 · 202

肆 喇嘛教造像 · 227

藏传佛教是指公元7世纪在西藏地区形成的以藏语为载体的佛教，它分为显密二宗。其教派众多，教理繁奥，神祇庞杂，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



- 一 佛造像 · 222
- 二 佛龕擦擦 · 248
- 三 唐卡 · 256
- 四 佛塔 · 274

伍 喇嘛教文化的印记 · 279

蒙古族在长期的游牧生活中所创造的光辉灿烂的文化是源远流长的。其文化继承并发展了众多曾生活在这片广袤草原上的各个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具有鲜明的游牧文化特点。



- 一 衣着饰品的佩带及纹样 · 280
- 二 饮食器皿的造型与纹饰 · 288
- 三 居所陈设与家具纹饰 · 294
- 四 娱乐其他类 · 3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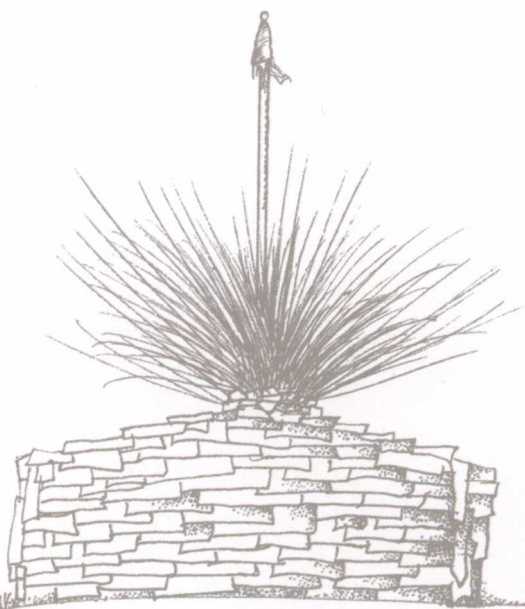
蒙古族宗教信仰基本概貌 · 311

后记

刘兆和

绪论

蒙古民族的信仰与崇拜



古老的蒙古高原是蒙古族文化形成和发展的沃土。这里地广人稀，干旱少雨，草原、沙漠广布，适合于畜牧业生产。而与这种自然环境、气候条件相适应的以游牧业为特点的生产方式，深深地影响着蒙古民族，使其文化具有鲜明的游牧文化特色。同时，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游牧经济本身的局限性，也深深影响着蒙古族广大民众的精神生活。由于对自然环境的依赖和恐惧，他们崇尚自然、崇拜图腾，最终萨满教成为蒙古族的主要信仰，其民族文化受到游牧经济和萨满教文化的双重影响，从而形成了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蒙古族文化。13世纪，随着元王朝的进一步扩张，蒙古族与藏族的交往日益增多，佛教与藏文化结合而形成的喇嘛教开始传入蒙古高原。喇嘛教的传入和发展，不仅改变了蒙古族的宗教信仰，而且从意识形态开始渗透到蒙古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促进了蒙古族文化向着喇嘛教与游牧文化相结合的方向发展，这一转变随着喇嘛教在蒙古社会主导地位的确立而最终完成。

一、萨满教植根于大漠草原

蒙古民族早期信仰——萨满教，是中国北方原始文明的核心，是历史上起源最早、延续最久的宗教之一。也是古代亚洲草原大部分游牧民族所信仰的一种原始宗教。“萨满”一词为满——通语族语言，意为“兴奋狂舞之人”。因为满——通语族各民族用“萨满”一词称呼主持宗教仪式的巫师，这种宗教信仰就被称为萨满教。萨满教曾经在匈奴、鲜卑、通古斯、女真、契丹、蒙古、维吾尔、吉尔吉斯、爱斯基摩、印第安等部落民族中盛行过，也使这些民族走过了共同的精神历程。远古时代的人们把各种自然物和变幻莫测的自然现象与人类本身联系起来，并赋予他们以主观意识，从而对它敬仰和祈求，形成了最初的宗教观念。萨满教的主要信仰是万物有灵、灵魂不灭和多神崇拜，认为宇宙有上中下三界之分，上界为神灵居所，中界为人类居所，下界为鬼魔居所。萨满教形成于原始社会后期，对处于原始民族社会发展阶段的各民族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 崇尚自然

古代北方各民族生活在大漠南北，气候寒冷，逐水草而居，生活方式以狩猎和畜牧业为主。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这些民族根本不可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能任由自然摆布。在他们的幻想中，大自然的一切都是有灵的，可以主宰人类的命运。在强大的自然力面前，他们除了崇拜自然



界伟大的力量，祈求通过崇拜而得到佑护之外，是不可能有的选择的。这种心理通过原始文化形态符号保存于北方岩画之中。

居住在蒙古高原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古人类已经懂得绘制与宗教礼仪有关的壁画。阴山岩画产生于遥远的古代，大多是原始氏族的作品，直接反映了起源于这里的游牧民族及先人对天体宇宙崇拜的事实。如：在托林沟西北阿木苏一条小土沟东边的两块巨石上凿刻的两组天象图岩画，有两方面共同特点很有意味。首先，图像将表现星月的主体部分安排在巨石的顶端，在空间位置上表示对天的尊崇。其次，其中一幅刻有人面像，显然表现人对天的谦卑，以空间的位置表现尊卑有序的神与人的关系，说明原始宗教的自然观已经有了鲜明的秩序建构。正如我国著名的岩画专家盖山林先生在其所著的《阴山岩画》一书中说：“散见于各地的形形色色的人面像、兽面像，是当时人们崇拜的天神地祀，其中有山川之神、天神、太阳神、星神以及各种各样的神。拜祀这些神是一桩十分严肃的事。如在阴山有一幅拜日图像的人挺立于大地，双臂上举，双手合于头顶，上面有一太阳，显得庄严肃穆。在神像的前面，通常清水畅流，并有开阔的平地或沙滩。缅怀当年的原始人，一定在巫师的率领下集体跳媚神舞蹈。”

兴起于13世纪的蒙古民族对天也是崇拜有加的。蒙古族称天神为腾格里，腾格里的产生可能和自然崇拜一样，出现的时间很早，其主导地位的形成只有在私有制出现以后，为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才确立了天神的地位。腾格里并不是指某一种单一的天神，它是一个人格化的神灵。海西希在《西藏和蒙古的宗教》一书中引用了蒙古的神歌：“我东部的四十四个腾格里天神，我西部的五十五尊腾格里天神，我北部的三尊腾格里天神。”这里共有的腾格里天神是众多神的通称。在这些腾格里天神中，最高的神是长生天。随着社会的发展，统治阶级逐步强化腾格里天神的地位，赋予其新的内容，将其奉为主宰一切的绝对天神，并在人们的意识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称为长生天。《元史》卷七二：“元兴朔漠，代有拜天之礼。”宋人孟珙在《蒙鞑备录》称，蒙古“其俗最敬天，每事必称天”。统一漠北各部的成吉思汗，1206年成为大汗，大萨满阔阔出宣称：“上天

有意，你的称号应为成吉思汗。”据《蒙古秘史》、《史集》中记载，成吉思汗曾多次虔诚地跪倒在尘埃上，向青天顶礼膜拜。成吉思汗每次出征，都是执行“长生天”的意志，每一次出征都是“赖长生天之力，得天地之赞助”的结果。对长生天的崇拜成为当时蒙古族普遍的社会思想。长生天在13~14世纪蒙古的书简、法令及墓志中经常使用。蒙古古代典籍和传说中，长生天被称为“霍尔穆斯达”，意为“天帝”或“玉皇大帝”。

2. 敬仰图腾

图腾崇拜是原始宗教的一种形式，它和氏族社会的发展相一致。“图腾”一词是北美印第安鄂吉瓦部落方言，其含义是“他的亲属”。远古人们认为，一个氏族与某一动物或植物有神秘关系，从而将某一动物或植物作为崇拜对象。图腾崇拜的过程形成了种种图腾禁忌，主要是禁止同一图腾崇拜者之间发生婚姻关系，不能捕杀本氏族图腾动物，也不能食用图腾动物。世界上一切民族都经历过图腾崇拜时代。

北方的古代民族也有过自己的图腾崇拜时代。生活在茫茫阴山的先人们曾留下不少永久的氏族图腾。蒙古族历史上曾有过以苍狼、白鹿为标志的图腾崇拜，狼取其雄武，鹿取其柔顺。《蒙古秘史》记述成吉思汗的根源时说：“奉天命而生之孛帖赤那，其妻豁埃马阑勒，渡腾及思而来，营于斡难河源之不而罕哈勒敦，而生者巴塔赤罕也。”“苍色狼”和“惨白色鹿”则是两个以狼、鹿为图腾的婚姻集团。所谓“孛儿帖·赤那”者，实际上乃是“苍色狼”，“豁埃·马阑勒”则是“惨白色鹿”。下传十代，赤儿只吉歹蔑儿干以妻子忙豁勒真豁阿的部落称号为姓，曰：“忙豁勒”；以苍狼的苍色为氏，曰：“孛儿只斤”。从此，他的子孙皆称为忙豁勒孛儿只斤氏。忙豁勒在历史上几经演变，最后成为蒙古。这些传说昭示了蒙古民族的祖先与狼的亲缘关系，并将狼作为图腾加以崇拜。对狼图腾的禁忌也随之产生了。如《黄金史纲》称：“传令大狩，行围于杭爱山，敕言：‘若有苍狼、花鹿入围，不许杀戮；卷毛黑人骑铁青马入围，要生擒他。’果有苍狼、花鹿入围，而放走未杀。”从苍狼、白鹿相配生下传说中的蒙古族的祖先巴塔赤罕直到成吉思汗时，已经过22代，成吉思汗征服西夏时下令不准杀戮苍狼、花鹿，足见狼图腾在蒙古民族中的影响之深、流布之广。

蒙古族古代有以鹰为图腾的氏族。民俗学者白翠英在《科尔沁博艺术》一书中认为：“科尔沁盃上的动物性装饰，无论“二龙”还是“金鹰”，它们都是‘图腾’物的象征。”追根溯源，波兰学者尼翰拉兹披露了这样一个传说：“据布里亚特族之传说，谓最初之萨满，系一大鹰，因善神为保护人类，恐人受恶神之害曾派一鹰下界保护人。”一些学者在调查中发现，嫩江流域的蒙古族居住地还分布着不少鹰敖包。或许，这就是鹰图腾的延续。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中都或多或少留下了图腾文化的痕迹，当时的图腾文化内涵，我们无法用现代人的思维和审美角度去完全还原破译，但至少它已经成为那个逝去时代的象征和回忆。

3. 从祖先崇拜到翁衮崇拜

古代原始先民在经历了自然崇拜、图腾崇拜之后，进入了祖先崇拜的阶段。某一氏族成员认为自己源于某种动植物，实际上已经包含着祖先崇拜的涵义。祖先崇拜以灵魂崇拜为基础，是灵魂崇拜的一种形式。只是祖先的灵魂与崇拜者有某种血缘关系，而且是对人而不是动物的崇拜。将祖先的亡灵作为神进行崇拜和祭祀，这也正是蒙古族萨满教的重要内容之一。

最初蒙古人对灵魂概念并不十分清楚，认为人死即由此世渡彼世，其生活与此世相同。将已故去人之用品随葬在墓旁，以其爱马及备鞍辔并器具殉之，以供死者彼世之用。他们认为人有生有死，是因为有一种附于人体而又能离开，并独立于人体外的“灵魂”起着决定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产生了对祖先的怀念，并为死者祭祀，特别是家长去世，要举行隆重的祭祀，祈求他的灵魂仍能保佑家族兴旺、平安。随着对灵魂崇拜与祭祀，逐渐形成祖先崇拜。特别是对家族中有影响的长者、首领、萨满等人为其塑像，称为“翁衮”。翁衮是指独立于躯体之外、不可能再返回躯体的灵魂。策·达赖在《蒙古萨满简史》中认为，最早翁衮可能是人们把自己认为最凶恶东西的形状用木头或石头仿制出来，用草或毛绳捆起来，对他磕头，因而产生了神像，然后发展到人形神像。死者算作一种新的神，叫做“翁衮”，也可称为神主。《元史》卷七四《祭祀》有关于祭祀祖先的记载：“至元元年（1264年）冬十月，奉安神主于太庙，初定太庙七室之制。皇祖、皇祖妣第一室。”所供奉的“神主”，“高一尺二寸，上顶圆经二寸八分，四厢合刻一寸一分。上下四方穿，中央通孔，径九分，以光漆题尊溢于背上。”从上述记载中可以判断，皇室的祭祖